

人间温情

父母的心愿

邓刚



制图王玺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随笔

宗祠荣耀

邓跃东

清明节前,家里来电话说祠堂管事的打了几次电话,要我参加祭祖仪式。为啥一定要点我的名呢?在驱车赶往祠堂的路上,我在琢磨,一直很纳闷。一路上,家兄作了预判,给我释疑解惑:到了那里看看是什么情况吧。宗祠坐落在一个叫沙坪的地方。清明假期,我家兄弟驾车一同前往,山路陡峭,左一弯,右一弯,盘山而行需要三十多分钟。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先辈们靠双脚翻山越岭祭祖的场景,使我想到了“虔诚”二字。车到沙坪祠堂,现场很热闹。群鸟啁啾的鞭炮声中,认识或不认识的,都兴高采烈地招呼:“家门好,您来了啊,欢迎欢迎。”祠堂大门口围着一大堆人排队缴纳餐费,“有200元的,还有1000元的呢”,不知是谁在宣扬,“1000元的是个发了财的老板”,另一位知情者补充回应。一张张喜悦的笑脸,把家门们引导到了“永志堂”前磕头祈福,父亲在世时,是建祠堂、修族谱的成员,他常常说起祠堂的楹联“积善积德以善德兴天下,论慈论孝行慈善振家邦”写得好。细细品悟,确实很有深意,它诠释了祠堂的核心文化,提醒后辈们时刻不能忘记担当兴家报国的责任。宗族长者带领众人顶礼膜拜毕,家门们各自找好午餐桌落座,人头攒动,三十五桌,座无虚席。一位退休老师携家人与我们兄弟几个同桌待餐。邓老师与我们从未谋面,他对家族的事知道得有些,“我们这个祠堂人才辈出,有将军、博士、干部、工程师、大老板,还有援藏的呢”。我明白他说的“将军”是指邓东哲将军,而那“援藏的”是在说我。家门老师一脸欣慰的样子,好像那位援藏的就是他的亲兄弟。我们兄弟几个听了都会心一笑,我既惊讶,又惭愧,惊讶的是援藏三年也成了祠堂族人餐桌上的话题,惭愧的是作为宗族的一员,并没有为祠堂做过什么特殊贡献。这次参加宗祠活动,还是族人“霸蛮”点名道姓来的。邻桌寒暄热烈,一位本地的白发老人也在讲故事,他是在向外地来祭祖的人介绍“族”情。嘈杂声中,他从古论到今,列举了家族中的贤者、能者,尽管这些人和事与他八竿子打不着,但洋溢的是荣耀和光环。大家赞许年轻的后生辈,有致富不忘乡邻、体恤照顾困难群众的;有发愤图强、寒窗苦读,考入清华、北大的学子。也感叹老一辈人的“了不起”:一个“没有文凭的工程师”,他自学土木工程,设计建造了几个千人大礼堂。白发老人对家族中走出的邓东哲将军了解颇深,竖起了大拇指。将军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1年2月参加红军,他功勋卓著,曾参加了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他曾两次回到家乡,1982年还为修建县青年电站到国家计委,争取了600万元立项资金,在沱水河上游为家乡的水电事业筑起了一座丰碑。人声鼎沸,“沸”在众口赞誉。只要你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成绩,哪怕是一点一滴,无论你是谁什么身份,无论你所处什么地位,无论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大家都能永远铭记。有的进历史,有的上家谱,那是一种荣耀。

现代诗

与世界一起倾盆

董小牧

我抵达时雾正从谷底蒸腾
如心事漫过山脊,漫过
采茶人遗落的竹笠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我向空旷的风
交出背在身体的丘陵

后来云层忽然有了光
从铅灰的裂缝里漏下
是黑夜前短暂的一点明亮

茶树在暮色里渐次昏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被风撕碎又重新拼合

我试着向山谷喊出
那些在躯体里躺得太久的东西
整座山都在回荡——

世界正以暴雨的形态
完成我长久的干涸
而我准备好了不撑伞
和世界一起倾盆大雨!



制图王玺

现代诗

为幸福而歌(外一首)

张枣

在别人的房间,在我们
生活的地下室,时钟沉睡
鸟儿金子一样吟唱
阳光织着,织着
一番锦绣绸面
在别人的房间,我们
深深凝望,哦,深深祝福
那不属于谁的
哪个青春俊儿的
肖像,它在美妙的年龄
烛泪一样清亮
都同样被锁在这里
锁在我们欲吐的心里
像宁静被闲置在
我们生活的地下室
那遮盖我们上下身的丝绸
正为幸福而忘情歌唱

你认识的所有的人……

你认识的所有的人,我全都
认识;我来到鸽哨催促的
水上房间,开门的是昨天的脸
睡眠还在荡漾;他让我们进去
而我们,似乎又钻出来了,真好比
宇宙颠了过来,灰尘抖落到
另一些星球上;我们看看彼此
的时间,像看到了另外的梦眼
于是我们又步上这些阴凉的小道
这些睫毛,这些爱情的灌木林
粘着、牵着,我们的衣角;唉,我们
还一直在谈着什么呢,对着那位
最后的老相识;瞧,他游了过来
破碎地,从满是星辉的水里……

散文

心灵深处的爬山虎

裴金超

小时候的暑假,总能带给我一丝激动与期待。激动的是可以暂时脱离繁重的学业,期待的是可以到乡下度假。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兴奋地打行李,被父母送到乡下的姥姥家度过一个完整的假期。在那里,生活虽然简朴,却独有一番世外桃源的诗意。姥姥家仿佛是倦鸟归巢的港湾,在那里,所有的忧愁和失落都会烟消云散。

清晨,当城市还在沉睡之时,乡下的雾气已轻柔地缭绕在每一个角落。姥姥的厨房里传来锅铲与炒锅交响的乐章,清新的空气和鸟语花香将我唤醒。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穿过庭院,映入眼帘的是绿油油的爬山虎。晨风拂过,万千叶片轻轻摇曳,仿佛在我点头微笑,又像是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那时的我,只觉得一日之始,便已如此美好。

这个小院落并不显眼,甚至可以说有些古老陈旧,但它却是我的挚爱。姥姥喜欢种花,无论是玫瑰、月季,还是菊花、梅花,她都一一栽种。而我,则是每日负责浇水。花儿在姥姥的精心照料下开得烂漫多姿,唯有那爬山虎,从未被人精心养护过,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爬满了整个院落。爬山虎在夏天最为繁茂,宛如绿色的瀑布从墙头倾泻而下,将老旧的墙壁掩映在层层叠叠的叶片之下,阳光透过叶片的缝隙洒下,形成一片片斑驳的光影,如同碎金般闪耀。

夏日骄阳似火,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然而姥姥家的小院却因为有了爬山虎的遮蔽,显得格外清凉。绿色的帷幕后,姥姥坐在陈旧的舒适的竹椅上,我则坐在小板凳上,依偎在她的身旁。她轻摇着蒲扇为我驱赶蚊虫,这时就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讲故事。她与其他老人不同,不喜欢讲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心跳加速的鬼怪故事,而是偏爱讲述那些富有哲理的寓言小故事。她说,这些故事里藏着人生智慧,比鬼怪故事更有趣,更有价值。姥姥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我不由自主地托着下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而那满墙的爬山虎,似乎也成了忠实的听众,随着微风轻轻摇曳,仿佛在应和着姥姥的话语。故事结束后,她总会微笑着问我:“你从故事里学到了什么呢?”我便会兴高采烈地分享自己的想法,而姥姥则耐心地听着,时而点头,时而补充。那些故事就像爬山虎一样,沿着我的心灵攀爬,将智慧的种子播撒在我的心中。又如同爬山虎的触须,细微却能深入心灵的缝隙。故事的韵味始终如那无尽的爬山虎藤蔓一样,绵延不绝。

姥姥有时也会讲自己以前的事,她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书籍可以阅读,却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她告诉我,那时候的夏天,大家聚在一起,扇着蒲扇,听长辈们讲述过去的事情,那是她最大的乐趣。每当讲到此处,姥姥眼中似乎闪过一丝光芒,在温暖的夏风中,爬山虎的绿叶轻轻摇曳,仿佛是指针的指针,回溯到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爬山虎已经爬满了整面墙壁,它的绿叶就像姥姥的话语一样,润泽了我的整个夏天。而那些故事,又如同墙上的爬山虎叶子,密集而又生机勃勃,陪伴我度过了暑假的每一天。

开始说:“活了大半辈子了,也该死了……”这时你要注意了,父母大度地说这种话时,其实开始恐惧死亡了,他们试图顽强地挣扎。挣扎的办法就是注意饮食、保养和锻炼。相当一部分老人无节制地购买什么保健品,绝对相信骗子的话,骗子将几元钱的一根草说成是长生不老的神药,他们也傻乎乎地抢着买。别看买了也扔在那儿不吃,因为“买”就是父母解除死亡恐惧的举动。

在这个阶段,你要是气愤地斥责,严正地讲道理,父母绝对听不进去。你没有相当说服力的安慰、没有无微不至的亲切关心,父母会长久沉浸在恐惧之中,甚至会患抑郁症。

我因为长久写作,对人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哲学式思考,我认定生命绝不简单,灵魂会有着奇妙的变幻。于是我就用幽默冲淡母亲的恐惧,我说:“老祖宗为什么说做坏事几下辈子就托生个驴,整天拉车推磨遭罪!因为老祖宗明白,人的灵魂是轮回的,活了这一辈子,还能过渡到下一辈子呀。像你这么勤劳艰难的一生,下一辈子会是个幸福的人啊!”

我的这种调侃对邻居的老头老太太们相当有用,他们听了我的幽默后,昏暗的小眼睛开始发亮,连连说:“这一辈子净做好事儿,从不干坏事!”我说:“那太好了,你下一辈子就会生在有钱的人家,享福吧!……”

可我的母亲绝不迷信,我的调侃幽默对她无效,她总是阴着脸斥责我是“胡说八道”,为此,我感到母亲的晚年,心里肯定是在疑虑和恐惧中煎熬。

第三个阶段,是父母最后的晚年时光,这时你会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死就死呗,谁还能不死,最好‘嘎嘣’一死了!……”这时,父母说的绝对是真的,他们对死亡已经“认头”,也不恐惧了。但产生了另外的恐惧,就是对死亡的方式产生恐惧。会怎样的死呢?可别

挑夫坐轿

黄德胜

是憨厚笑笑,低头啃着馒头,从不辩解。这天下午,夕阳斜照山峦,洒下一片暖融融的余晖。成全全将当日最后一批建材挑在半山腰,便和几个同行坐在山石上,打算歇歇气再下山。

习习山风,吹散了些许燥热。他掏出手机,随意划开翻看,指尖顿在一条微信上,目光久久没有移开。

片刻后,他忽然招手,叫住了两个正要下山的挑夫。

“两位兄弟,等等,我坐一趟轿,上山顶看看再下去。”

话音落下,在场的同行都愣住了,随即忍不住哄笑起来。众人看着满身尘土、向来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成全全,只觉得格外好笑,打趣道:“成全全,你这人真是有意思!跑烂脚底皮挣到两个钱,定要分出些给挑夫!”

他说:“喂啦!有钱大家都赚啦!”

于是,山里又是一阵笑声。

没人知晓,这个省吃俭用的男人,执意要坐这一趟轿,是有缘由的。

成全全是个孤儿,三十多岁才好不容易成家,以为终于能安度日子,可命运从不善待苦命人。妻子生产时遭遇难产,紧急送往医院,终究没能熬过鬼门关,留下一个呱呱坠地、患有先天智力障碍的女儿,永远离他而去。

从此,他脱当父亲,又做母亲。衣食温饱尚且容易将就,可女儿的病情,成了他多年心头最沉的牵挂。这些年,他

太难受、太痛苦、太遭罪,最好是“嘎嘣”一下死了,那就万事大吉。

坦率地说,父母晚年的三个阶段,一般儿女很难理解。心理学家无论怎样述说、怎样解释、怎样清晰地剖析三个阶段的心理变化,一般年轻人听了也白搭,因为这是生命的经验。经验是岁月磨炼的结果,你可以刻苦学习到知识,但无论怎样刻苦也学不到经验。经验不是学来的,而是你必须有一定的经历、一定的挫折、一定的醒悟,才会积累出来,所以当你们到了父母的年龄,就会懊悔当年对父母缺乏细致的理解并误解。一代一代的代沟,不得不反反复复重演,无法跨越。

我的一个老朋友突然嘴里发苦,吃什么东西都苦。他有些恐惧,觉得自己是得了什么大病的征兆。这时他想起他母亲晚年有时在他面前说:“嘴里苦巴巴的,吃什么也没滋味儿……”他当时没当一回事儿,听母亲唠叨多了,就不耐烦地说:“吃甜的就不苦了!”如今他嘴里巴苦,但喝蜂蜜也照样巴苦,他这才明白,人老了,植物神经紊乱,免疫力下降,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出现这疼那疼的怪症状,不能及时排除上火(炎症)。身体只要出现异常,老人立即就会联想到“死”这个字眼儿。因此父母就在儿女面前唠叨,而儿女们总当耳旁风,这就使父母长久地吞咽着心理的恐惧。老朋友现在的恐惧,儿女们就笑他是不是有点“神经了”。

都说老人是老小孩,有着小孩的乖巧,但这个乖巧中夹杂着怪异。老人们,有的真老糊涂,有的装老糊涂,能“正话反说,声东击西,旁敲侧击”。年轻人有孝心却很难有细心。所以善待父母、孝敬父母并不够,没有深刻的理解,不能“对症下药”,往往好心好意也会矛盾重重。

当然,有钱的父母、有文化的父母、思想单纯的父母,不会有这样“复杂的心绪”,那你就别把我这篇文章当回事儿。

我抵达时雾正从谷底蒸腾
如心事漫过山脊,漫过
采茶人遗落的竹笠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我向空旷的风
交出背在身体的丘陵

后来云层忽然有了光
从铅灰的裂缝里漏下
是黑夜前短暂的一点明亮

茶树在暮色里渐次昏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被风撕碎又重新拼合

我试着向山谷喊出
那些在躯体里躺得太久的东西
整座山都在回荡——

世界正以暴雨的形态
完成我长久的干涸
而我准备好了不撑伞
和世界一起倾盆大雨!

我抵达时雾正从谷底蒸腾
如心事漫过山脊,漫过
采茶人遗落的竹笠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我向空旷的风
交出背在身体的丘陵

后来云层忽然有了光
从铅灰的裂缝里漏下
是黑夜前短暂的一点明亮

茶树在暮色里渐次昏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被风撕碎又重新拼合